

歷史灰燼裡的微光——試論《樂土》中朱和之文學筆法「填補」、「修

正」及重塑效果

一、前言

朱和之《樂土》獲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首位歷史小說首獎，時空背景建構在臺灣日殖中期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五年理蕃政策的最後一年。總督為報答先皇知遇之恩並展現「維新精神」，不顧經費短缺及各界反對，冒著生命危險也要武力理蕃。作者交錯敘述日本理蕃，及古白楊社勇士吉揚·雅布帶領太魯閣族人從困惑、試圖聯合反抗到被迫歸順的一連串行動。這場戰爭不僅詮釋科學與傳統、文明與野蠻的衝突，更展現不溝通、缺乏理解下利益與人性驅使的情感掙扎乃至於道德麻木。

《樂土》是一本歷史小說，由於其「小說」的文學特性，因此在史料之上建立了更高的哲思空間。朱和之：「歷史是反覆斷裂又重新建構的東西，而文學經常發揮重要的作用。歷史記錄有其縫隙和扭曲，文學就是填補、修正的材料。」¹朱和之不僅展現開拓樂土的戰爭所帶來的傷痛，更著重於描寫戰時雙方內部以及對外的種種困境，以及文化規範與慣性思維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朱和之利用文學筆法，引導讀者跳脫「戰爭是絕對負面」的既定思維。戰爭帶來傷痛，卻也凝聚整個民族的意識；日原文化內涵的落差，導致面對衝突「歸順」與「和解」的分歧，卻在彼此試探與觀察中帶來調適的可能性，產生多元而難以言喻的美感。筆者認為這種小說的文學特性很可貴，也十分好奇朱和之如何在《樂土》中在太魯閣戰爭上建立更高的哲思空間以及展現戰爭所帶來的價值。或許朱和之在採訪中提及的「填補」與「修正」文學筆法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因此，本文將透過比對太魯閣戰爭史料以及《樂土》一書，探討朱和之如何利用文學「填補」並且「修正」歷史紀錄中的縫隙以及扭曲，《樂土》中的太魯閣戰爭究竟如何被重塑。

本文將從日原雙方對於領地以及戰爭的不同理解論起，聚焦彼此文化內涵之落差，接著討論朱和之在描寫雙方交流時如何以「填補」筆法，在文化內涵的縫隙中建立更高的哲思空間，以及如何以「修正」筆法更正史料中扭曲之處。在本文最後，會分析朱和之在《樂土》一書中如何善用文學筆法引導讀者「反思」，如何重塑讀者認知中的太魯閣戰爭。

¹ 蔡孟融撰，〈專題演講：朱和之_歷史人物書寫的在地性／世界性與你我想像的「樂土」〉，出自：台灣文學研究所。檢索日期：2023年4月12日。

<https://gitl.ntu.edu.tw/%E3%80%90%E5%B0%88%E9%A1%8C%E6%BC%94%E8%AC%9B%EF%BC%9A%E6%9C%B1%E5%92%8C%E4%B9%8B%E6%AD%B7%E5%8F%B2%E4%BA%BA%E7%89%A9%E6%9B%B8%E5%AF%AB%E7%9A%84%E5%9C%A8%E5%9C%B0%E6%80%A7%EF%BC%8F%E4%B8%96%E7%95%8C/>

二、「歸順」還是「和解」——高牆兩邊的戰爭

要明白朱和之如何透過文學筆法填補戰爭中文化落差所造成的負面衝突，轉而賦予這段歷史更正面的價值，我們必須首先了解在面對衝突時日原雙方的應對方式落差。而這種落差起源於在兩個民族文化規範以及慣性思維的不同，而對於彼此的處理方式不能理解。

在本節中，筆者將透過史料記錄以及《樂土》一書中人物行為話語，鎖定造成太魯閣戰爭的核心原因，以供本文後段分析比對日原兩方在戰爭前後的心態轉折，討論朱和之如何利用文學筆法賦予這些轉折意義。

（一）以利益為導向而不擇手段的日本人

中國的清朝在西元 1894 年甲午戰爭中慘敗，並在西元 1895 年的《馬關條約》中將原屬於清朝的臺灣島割讓給日本。那時，全球多數人類對於「割讓即是土地主權轉移」的概念已具有共識。在日本人的認知中，清朝割讓給自己的是一整個臺灣的土地，自己領有整個臺灣島的主權，而原住民只不過是不願意歸順於日本政府的叛亂分子，期望透過武力討伐解決。

事實上對於原住民是否應該歸屬於日本統治，以及原住民在法律上具有何種地位的問題，在日本內部也具有分歧。根據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當時受臺灣總督府所托來臺負責調查臺灣舊慣的岡松參太郎主張：條約所指的住民，指的是服從清帝國主權之住民，不包括「生蕃」。²但時任臺灣總督府官房參事官的持地六三郎主張「生蕃」開化程度提升後，就該被視為帝國臣民。持地的想法成為日後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的主要方針，期望臺灣原住民從「生蕃」、「化蕃」到「熟蕃」漸漸歸順於日本，實際成為帝國臣民，享有權利義務。³

因此，在朱和之《樂土》一書中可以看到日本人對於武力討蕃的野心以及理所當然的態度：

財津久平看在眼裡，特別對著齊三郎道：「聽到了嗎，臺灣乃是樂土，你要連同梅太郎的份一起努力。總有一天，我們要將日之丸的旗子插在所有蕃地上！」⁴

《樂土》中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五年理蕃計畫」也是討伐原住民堅持的展現。關於佐久間左馬太如此堅持廓清蕃地的原因，從正面想，佐久間左馬太因受生長環境影響，真心期望日本天皇恩澤可以沐浴到原住民；從反面想，佐久間左馬太只是過於偏執於先皇遺旨，一味想成就理蕃事業，但卻不花心力去理解

² 陳慧先，《「割讓即是土地主權轉移」下的人群隔離與跨界》（台北市：南天出版，2020年），頁 40。

³ 陳慧先，《「割讓即是土地主權轉移」下的人群隔離與跨界》，頁 40。

⁴ 朱和之，《樂土》（台北市：聯經出版，2016年），頁 36。

理蕃作業現狀以及困境，甚至完全忽略蕃人有其特性，應在武力侵害前多加了解。

從以下段落，可見佐久間左馬太選擇性傾聽屬下對理蕃成就的褒獎，罔顧他人對於理蕃政策的質疑以及建議：

威廉生也問：「恕我直言，這些獵取人頭的野蠻土著，真的能夠接受如此複雜深奧的宗教嗎？」

「要讓成年人理解確實有些困難，但我們著眼的是仍有機會教化的蕃童。」
大津麟平語帶興奮，「目前教育所裡的蕃童都能說流暢的日語……也許十五年後蕃人就能從內心徹底放棄出草讎首的惡俗，成為帝國善良的國民！」

……龜山理平太卻語帶挑播道：「哎呀，大津總長一個勁兒的在那裏強調『懷柔策』，卻都不提總督閣下的顯赫功績。佐久間左馬太可是有『生蕃剋星』之稱……所以先皇才會特任為總督，就是要藉其威望掃蕩蕃地！」

佐久間左馬太一聞「先皇」名號，精神一振，朗聲到：「先皇陛下親任本總督時，對我帝國殖民地中尚有生蕃未被及皇恩一事感到不滿，敕命本總督完成理蕃。本總督上任七年來，不敢有一天懈怠，平生最後的心願，只有盡速廓清蕃地，告慰先皇陛下之神靈！」⁵

總督貴為整個日本發號施令的職位，卻只重私利而無法權衡利弊，致使日原之間除了武力討伐之外難以進行深入交流。除了佐久間左馬太之外的官員也未能團結，而是為了得到上級青睞，不支持較具建設性的理蕃政策。

接著，跳脫《樂土》這本歷史小說對於日本人理蕃態度的描述，改以歷史事實的角度理解這段歷史。在原住民委員會記載太魯閣事件的書中這樣寫道：

從明治 43 年(1910 年)4 月以降，到大正 4 年(1915 年)3 月為止，及佐久間總督所謂的「五年理蕃計畫事業」的實施期。期間對於臺灣山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掃蕩行動，共花費日幣一千六百餘萬元，死傷者有兩千數百名之多，從原住民手上沒收的銃器有一萬八千餘挺。⁶

可見日本政府在五年理蕃計畫中耗費龐大物力及人力資源，並且以削弱原住民反抗勢力為目的。這段史料紀錄支撐日本政府對於戰爭採取強勢態度的論點，

⁵ 朱和之，《樂土》，頁 91、92。

⁶ 鴻義章，《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太魯閣事件》(新北市，原住民委員會出版，2022 年)，頁 39。

日方太魯閣戰爭以原住民「歸順」為目的，沒有退讓的可能性。這種用金錢暴力解決問題，而不接觸、不理解的心態是造成太魯閣戰爭爆發的癥結之一。

（二）對侵入困惑而徬徨失措的原住民

相較於日本人主動積極地想要「處理」臺灣島的原住民，使其歸順，太魯閣人對於清朝將臺灣島割讓給日本一事幾乎無感，認為與自身大不相關。根據日本學者森丑之助在《生番行腳》中的紀錄：

雖然日本政府領有臺灣，蕃地也跟著被放在日本政府的統治。但是蕃人認為清國政府片面把臺灣割讓給日本，所割讓的土地是漢人的土地。蕃人仍保留祖先所傳的土地概念，所擁有的領域依然是自己的國度，和新政府統治者的態度有著極大差別。⁷

可見太魯閣人以及日本人對於領域的認知的巨大差異。而除了對於領地的認知外，日原對於戰爭以及領地主權的轉換也具有認知差異。在《樂土》中這樣寫道：

森丑之助卻未察覺大津麟平的顧忌，更加不滿地道：「蕃人深信自己獨立自主，從來不曾臣服於外界政權。在蕃語中，絕對找不到『歸順』這類涵義的字眼，他們只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互相『和解』，就算一時強迫他們屈服，他們也會伺機再度反抗(叛)，永遠不可能平靜。」⁸

太魯閣人的主權觀念，是與土地（領域）、戰爭渾然成為一體的。⁹祖先們留下的土地構成了他們自主生存的國度，他們保護領域，在面對外族侵擾時會全體動員，由男子全體出戰為原則，而具有能力的老弱婦孺則會擔起後勤補給工作。戰爭的發動通常透過部落首長或是部落同盟會決議，接著再召集全體部落居民會動員。¹⁰

由於原住民並沒有國族以及割據等觀念，引起衝突的原因相較世界其他國家更加簡單。以下是根據《臺灣蕃政志》所記載的原住民主要衝突之起因：

廖守臣先生認為太魯閣族與仇敵發生戰爭之原因不外乎以下幾種：

1. 預先獲得敵族將對本族出草掠奪之情報，搶先採取對抗行動。
2. 獵場被侵占而採取共同防衛行為。

⁷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番行腳》（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頁 588。

⁸ 朱和之，《樂土》，頁 105。

⁹ 林恩顯，《太魯閣國家公園人口變遷與經濟活動研究報告》（臺北，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出版），頁 590。

¹⁰ 馮義章，《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太魯閣事件》，頁 33。

3. 被獵頭後，起而從事集體復仇行動。
4. 和議失敗，以戰鬥解決問題。¹¹

太魯閣戰爭的起因無法歸類為上述任何一者，因為日本一方的五年理蕃計畫目的是讓原住民歸順，這種認知上的巨大落差就是造成原住民對於太魯閣戰爭充滿疑惑的原因。

事實上，原住民在日本人殖民臺灣島初期時，並沒有將日本人視為敵人。日本殖臺之始也是以清朝撫墾局制度為藍本，承認傳統社長、通事的地位以及給予津貼的方式，維持日本人以及原住民族間和諧的互動關係。¹²日本人開始殖民產業後，開始將蕃地的自然資源視為所有，與原住民爭奪土地以及資源所有權。然而，日本人在武力鎮壓外，也曾經透過招待原住民赴日觀光的方式，試圖利用日本帝國的偉大以及軍隊震懾他們，然而效果不彰。¹³

1898 年日本政府廢「撫墾署」，改設「蕃政局」，可視為日本對理蕃政策的初步調整。而佐久間總督在 1909 年的官制改革中，將理蕃事業從「警察本署」分離，在中央分設「蕃務本署」，在地方設置「蕃務課」，則可視作「五年理蕃政策」的先聲。¹⁴

太魯閣戰爭之前，日方不斷深入蕃地進行調查，並且用限制蕃地物品供給的方式，試圖阻斷原住民必需品來源。然而，對於這種不直接地對戰手段，從《樂土》中我們可以看見原住民的疑惑：

哈鹿閣·納威隔著鐵條網道：「我們要來交換物品。」

兩田勇之進斥責道：「你們屢次出現在隘勇線附近逞凶，卻敢來要求交換物品？」

哈鹿閣·納威道：「我們與日本人本來並無仇怨。十七年前新城的日本人欺負得其黎社的女孩子，七年前欺騙威里社人進入部落領域砍樟樹，族人們非常憤慨，認為日本官員將我們視為敵人，所以才依照習俗出草報復。現在我們不念舊惡，願意和解，希望准許交換物品。」

……

然而兩田勇之進語氣嚴峻地拒絕道：「你們自認強大，逞凶滋事，不但毫無恭順之意，還做出種種非法的事情，所以政府才加以封鎖。就算本官將你們的請願上呈總督，一定也不被認可。」他說這段話時，夾雜著「恭順」、「非法」等日語，與外界接觸較久的外太魯閣人尚且一知半解，雅布·諾明等人就不甚明瞭。¹⁵

¹¹ 伊能嘉矩，溫吉編譯，《台灣蕃政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234。

¹² 鴻義章，《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太魯閣事件》，頁 36。

¹³ 鴻義章，《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太魯閣事件》，頁 115。

¹⁴ 鴻義章，《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太魯閣事件》，頁 114。

¹⁵ 朱和之，《樂土》，頁 132、133。

不只在戰爭前原住民對日本人行為困惑，甚至在物理上被強制「歸順」後，日方對於原住民發表解釋戰爭原因的「訓誡」宣言也讓原住民無法理解：

宇野英種首先對各社代表傳達總督的「訓誡」，大意是說總督親率大軍前來討伐，是為了讓日本帝國領土內所有子民同沐皇恩。……宇野英種這番「訓誡」有太多族人無法理解的內容，通譯遇到「帝國」、「良民」、「教化」等語時也只能直接用日語表達。眾人只知道這是一次不同於以往的和解，失去槍枝卻保留住領域，不知未來將會是什麼樣子。¹⁶

戰爭顯然沒有解決雙方文化落差問題，例如一方幾乎被另一方同化，或是如同原住民期望，雙方達成共識並且和解。事實上，歷史上的戰爭本就很難帶來正向的交流意義，更多時候，戰爭是雙方無法溝通而訴諸的暴力手段。

太魯閣戰爭中，原住民屬於較為弱勢的一方，故在形式上強制「被歸順」。但是，雙方的認知鴻溝不會因此被填補。這道鴻溝在筆者看來是一把雙面刃——從負面來說，認知的巨大落差導致太魯閣戰爭發生，而從正面來說，由於其中縫隙，雙方在戰爭中的行為以及思維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朱和之善用此種利基，利用文學筆法賦予人物更多可能性，使在看待這場戰爭之時有更高的哲思空間。

三、被喚起的心性——以文學筆法「填補」並「修正」戰爭遺留下的空虛與負面

本節接續上述「哲思空間」討論。戰爭過程中日本人以及原住民都被迫跳脫原本思維，開始接觸一些不同於自身的文化內涵。這些接觸引起了思維上的轉變，除了認識對方，也對自身產生懷疑、困惑等等一連串反思。以下分別討論日本以及原住民雙方在這場戰爭中如何獲得更高的哲思空間。

（一）在失望中看見光——日本人在討蕃行動中所得的思維轉變

在五年理蕃行動中，日本族群中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隨著與太魯閣族日益加深的交流，許多日本人開始意識到討伐行為的不當以及殘忍，對於五年理蕃政策提出質疑。其中，蕃務本署調查課的囑託森丑之助以及蕃務總長大津麟平最具代表性。前者展現對蕃人的包容力，致力於減低雙方的衝突；後者則是在維護理蕃政策以及採懷柔政策的理想之間猶疑。在《樂土》第三章可見大津麟平對於理蕃政策的內心拉扯：

山本悌二郎冷峻地道：「這次大水沖壞了許多橋梁和糖業鐵道，急需修補。可是總督府為了準備明年的太魯閣討伐，大肆徵用漢人人夫去興建山地道

¹⁶ 朱和之，《樂土》，頁 305。

路和倉庫……糖業正懸命努力於復原善後，總督府不但未曾協助，還不斷徵用人力，簡直是和糖業作對！」

天津麟平道：「廓清帝國版圖乃是千秋萬代的事業，請議員閣下多多體諒。」但是他內心也質疑這個政策，語氣生硬，顯得理不直、氣不壯。¹⁷

以上這段顯現天津麟平因自身職位顧慮，無法真實直接展現內心所想。然而，隨著佐久間左馬太對於原住民的態度越發強硬，臺灣重要的樟腦與糖產業被疏忽，警力資源乃至於陸軍資源被挪用到理蕃行動，許多未經權衡的政策不斷湧現，天津麟平不得不挺身而出：

「本島人不足慮！」佐久間左馬太忽然嚴峻地道，「今日議的是理蕃，本總督一心只想要廓清蕃地，毋論其他！警力不夠，有陸軍出戰也就夠了！」天津麟平見佐久間如此固執，不僅毫不體恤部屬，也對浮躁的民心毫無警覺，登時痛下決心攤牌：「小官基於職責，必須慎重地向閣下提出——理蕃不能只有威壓，全島蕃人共十二萬、六百五十餘社，分布在一千二百餘萬里的深山裡，動用武力必須消耗莫大經費與勞力，何況想同時對全島所有蕃地動武也是不可能的！」¹⁸

在《樂土》「黑霧」章節最後，天津麟平從一開始的猶豫，轉而堅定地答應參加日本臺灣研究會舉行的聚會，向內地揭露理蕃事業的真相，以期利用輿論向總督施壓。如果不是遇上五年理蕃政策，天津麟平的心靈成長就不會發生。以其偏好顧全大局的個性，若不是到危害甚大以至於無法忍受的事，他應不會挺身而出。先不論天津麟平提出的懷柔政策最後是否被採納，行為本身以及其內心反思在筆者看來已極具價值。

在日原交流中，日本人除了對於自身行為反思，部分人在更深入了解原住民文化後，是理解並同理他們，並且打從心底尊敬他們。森丑之助便是《樂土》一書中典型的例子：

「外人都說蕃人野蠻，但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純樸、真誠的人種。」森丑之助仔細調整寫真器，一邊慎重地道，「所謂蕃人的迷信，不過是遵從祖先的教訓，是一種嚴格的規範和戒律。因此他們雖然沒有法律，卻能夠人人誠心維持著比文明世界更寧靜祥和的社會。」

……「泰雅、布農、排灣……我幾乎每一族的話都會講一些。雖然對於布農最熟悉，但現在我在內太魯閣，我就是內太魯閣人。」¹⁹

¹⁷ 朱和之，《樂土》，頁 97。

¹⁸ 朱和之，《樂土》，頁 112。

¹⁹ 朱和之，《樂土》，頁 311。

此段話可以與上一節的戰爭癥結——對領地以及主權的認知差異——相呼應。原住民世界之所以可以寧靜並且祥和，正是因為不輕易宣戰，部落之間能夠達到相處的平衡。森丑之助不但能理解，還能欣賞原住民的文化，成為了日本與原住民間的灰色力量。文化交流所帶給森丑之助的思維以及態度，便是太魯閣戰爭所帶來的價值。

也許有人會認為長期在他地生活，被「同化」是非常普遍而不具價值的；然而，筆者認為森丑之助並非被完全同化，他仍保有對日本國家的熱愛，希望在懷柔政策上得到內地支持。他基於日本人的身分，敞開心扉去研究、認識不同生蕃的區別，此種行為在日本與原住民敵對的情形下更顯得難能可貴。

由以上可以做個小總結，朱和之在書寫日本人故事線時，「填補」及「修正」的文學筆法著重於個人成長以及思維轉變，哲思空間展現於人物對人性的拷問。

（二）utux 拋棄我們了嗎？——原住民始知傳統力量遠不及科學

在原住民的故事線中，哲思空間主要展現在原住民對於自身信仰以及傳統的叩問，而戰爭價值則是太魯閣族人之間團結的契機。

太魯閣文化中，utux（祖靈）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故首先需了解其意涵。太魯閣人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要接受 utux 的約束，他不僅是太魯閣族傳統的規範，也是凝聚族人的重要力量。²⁰在《樂土》之中，可見原住民對於 utux 的敬重與依賴：

只要吉揚·雅布覺得不對勁，就會道：「我們等一下風。」然後停下腳步，等待風裡捎來 utux 的話語給予指示。

吉揚·雅布明確地感受到 utux 無所不在，提醒、警告、威嚇，或者單純過來默默觀望。²¹

在太魯閣戰爭的大多時候，utux 扮演著出戰與否的決定性因素；然而，在戰爭末期，原住民節節敗退，看著日本人精良的武器，原住民心中對 utux 能力的信念不禁開始動搖：

「別吵！」哈隆·魯欣低吼道，「你們難道沒有看到紅頭邪惡的力量？砲彈爆炸的威力恐怕連 utux 都被震懾。這次不是 utux 不肯福佑，而是敵人太過強大。」²²

²⁰ 光唐，〈台灣原住民族系列報告—太魯閣族〉。檢索日期：2023年5月13日
<https://tda.228.net.tw/nathan/Truku.pdf>

²¹ 朱和之，《樂土》，頁122。

²² 朱和之，《樂土》，頁268。

雖然日本人武力討伐行為極其不人道，但是原住民不可能永遠與外界隔離，他們遲早會與其他族群接觸並面對 utux 力量有限的事實。透過太魯閣戰爭，太魯閣族人認識武器強大的日本人，也認知世界上存在與己身文化落差巨大並無法理解的文明，也許下次將不會再選擇以武力與軍事力量強大的外敵衝突，而是能以較平和的手段達成協約，更好地保護族人。

朱和之文學筆法不只建立原住民對自身文化的哲思空間，也賦予太魯閣戰爭中各部落凝聚的價值。根據史實記載，太魯閣地區分群與衝突複雜：

太魯閣事件前後，東賽德克群除與鄰近異族（阿美族、布農族）是仇敵關係外，與泰雅亞族（如南澳群）亦互有衝突，即使東賽德克群內也經常因獵區糾紛而有所衝突。²³

從《樂土》中的也能窺見，原住民族對於日人將自己視為同意群體感到不解：

比沙奧·巴揚道：「紅頭分不清楚差別，把全部的人都當成太魯閣人了。」……所謂「太魯閣蕃討伐」的目標，及把上述各群視為一體，謀求全部「處分」。但對於其中個別的群體來說，就無法理解自己究竟和日本人有任何衝突，必須遭到封鎖乃至於攻擊。²⁴

日本人粗暴的討伐方式，使原住民感到困惑，無法理解其他族群與日本人衝突時受到波及。但隨著侵入越來越嚴重，許多他族已經被迫歸順，他們發覺如果部落不共同對外，那麼日本人反而有一一攻破的可能。也就是說，共同抵禦才是唯一戰勝日方的方法。在《樂土》太魯閣戰爭反抗初期，內太魯閣便學習外太魯閣結合各社並設立總頭目，以大獵團的方式抵禦日本人入侵：

雅布·諾明沉吟道：「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家族內的各部落不能分開抵抗要暫時結合成一個大獵團。」……瓦其赫·哈比道：「外太魯閣各社奉哈鹿閣·納威為總頭目以擊退南澳人，巴托蘭也奉卡拉烏·瓦旦為總頭目對抗七腳川人。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我們也必須有一個總頭目。」²⁵

由於部族之間從來沒有合作過，獵團在開始時有些許生疏與齟齬；但隨著時間推移，族群理解加深，族人作戰心態也從為部落而戰，拓廣成為了整個太魯閣土地的所有權而戰：

²³ 鴻義章，《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太魯閣事件》，頁 58。

²⁴ 朱和之，《樂土》，頁 125、126。

²⁵ 朱和之，《樂土》，頁 244。

吉揚·雅布堅定地道：「我們雖然分開來攻擊，卻仍是在一起作戰，為了守衛祖先們開闢的這片內太魯閣而奮鬥！」²⁶

戰敗後的歸順儀式上，當全體內太魯閣站在同一塊土地上時，萬眾一心之感更覺明顯：

當吉揚·雅布把小米酒淋在已被澆灌得徹底溼濡得石頭上時，他忽然深切地感覺到，在場所有太魯閣人都是血脈同源的手足，是死後都會前往同一個祖先靈界的親人，而大家所供奉敬畏、祈求福佑的 utux，也都是同樣的 utux。²⁷

這份感動可以說是太魯閣戰爭巨大傷痛中的一絲喜悅。大多數人在閱讀戰爭故事時，會聚焦在其中的不公義與壓迫，對施壓者感到憤恨，為被壓迫者抱屈。那是因為施壓者多被塑造成殘暴無情的角色，相較之下，被壓迫者的困境更易引起讀者的同情，進而有「戰爭是絕對負面」而應極力避免其發生的思維。

在《樂土》所述的太魯閣戰爭中，朱和之透過文學筆法，聚焦在日本以及原住民雙方的人性光輝以及思維的多樣性上，引導讀者跳脫憤怒與不公的情緒，看見戰爭外的價值。大津麟平鼓起勇氣表達對懷柔政策的支持、森丑之助尊重並喜歡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族在戰爭中反思傳統力量的不足、也因戰爭團結起本該隸屬同源的太魯閣人。雖然戰爭的發生絕對是弊大於利，但如果沒有戰爭的發生，以上這些都不會發生。朱和之填補史料中縫隙，修正其中扭曲，利用的無形的意義賦予這場戰爭更高的哲思空間與價值。

四、灰燼裡的光——重塑讀者對於戰爭中族群交流的想像

若只是探討朱和之如何在史料上建立更高的哲思空間，而摒棄對「書籍」來說最重要的「讀者」之討論角度，那麼文學筆法呈現效果之探討將功虧一簣。

因此，為了更深入地分析朱和之《樂土》中文學筆法的重塑效果，此部分將從讀者的角度出發。首先，筆者會說明朱和之如何透過文學筆法幫助讀者與書中人物建立親密性，更切身體會人物思維轉變之原因。接著，再分析朱和之文學筆法如何幫助讀者跳脫對於人物思維的既定想像，如何刺激讀者，引導其看見「修正」與「填補」效果下戰爭的正面價值以及感動，反思並發掘更高價值。

²⁶ 朱和之，《樂土》，頁 272。

²⁷ 朱和之，《樂土》，頁 306。

(一) 理解與親密——當讀者透過當事者的眼睛看世界

《樂土》書中能發現朱和之為語句設計特殊語感，使讀者在閱讀時能夠更巧妙地想像人物說話的音調，從字面上感受到日原雙方差異。對此，朱和之在《樂土》採訪中表示：

不同語感的寫法，我在《逐鹿之海》描寫四大陣營（荷蘭東印度公司、鄭成功陣營、臺灣漢人與西拉雅族）時初次嘗試，寫《樂土》時又延續運用，只是換成日語和太魯閣語。我的日語程度相當粗淺，太魯閣語更是完全不懂，怎麼辦呢？只好努力揣摩，從日文翻譯小說去揣摩語感，並且刻意在對話裡使用和製漢語。像是「弱氣」、「帝威之御仁慈」等等，試圖在華文書寫中創造一點日文的語境。

許多原住民作家的華文書寫受到母語影響，有一種特殊的韻味。雖然每個原住民作家的風格差異很大，但多半充滿詩意，富有節奏感和音樂性。我就抱著這個宗旨，盡量避免華文常用的成語、慣用語，是白話但是又有點新詩的寫法。²⁸

而除了針對語句磨練，在章節安排上，朱和之也特別用心。他特意將日本以及原住民雙方故事分成兩條主線書寫，也就是說，第一、三、五及七章敘述日本人，而第二、四、六、八章敘述原住民族，僅在第九章戰爭尾聲交錯敘述雙方情境。如此筆法能烘托雙方文化內涵的不同，讀者在章節交錯之間更感受明顯氛圍落差。

至於朱和之如何建立讀者與故事人物之間的親密感，筆者認為文中展現濃烈文化內涵的段落起了重要效果。以下摘錄太魯閣戰爭中原住民族逃亡的段落，其中展現原住民對於祖靈的真誠，其激動情緒引起讀者震撼並與之共鳴：

塔米·尤尼仰天呼喊：「utux 啊，我們並非不知道 gaya，也不是有意冒犯。然而邪惡的敵人忽然入侵，迫使我们既傷心又無可奈何的離開部落。現在這個孕婦即將臨盆，我們用布毯代替房舍以遮蔽不詳的血汗。孩子出世之後我們也會慎重地向你們賠罪，請你們不要帶來災難，並且帶給這個孩子福佑！」²⁹

²⁸ 蔡孟融撰，〈專題演講：朱和之——歷史人物書寫的在地性／世界性與你我想像的「樂土」〉，出自：台灣文學研究所。檢索日期：2023年4月12日。

https://gitl.ntu.edu.tw/%E3%80%90%E5%B0%88%E9%A1%8C%E6%BC%94%E8%AC%9B%EF%BC%9A%E6%9C%B1%E5%92%8C%E4%B9%8B_%E6%AD%B7%E5%8F%B2%E4%BA%BA%E7%89%A9%E6%9B%B8%E5%AF%AB%E7%9A%84%E5%9C%A8%E5%9C%B0%E6%80%A7%EF%BC%8F%E4%B8%96%E7%95%8C/

²⁹ 朱和之，《樂土》，頁254。

生子的情境引起讀者現實生活中的情感連接。透過話語，體現原住民在面臨人生大事時對 utux 的依賴，直接讓讀者代入族人害怕冒犯 gaya（原住民傳統社會規範）的緊張情緒。而吉揚·雅布妻子懷孕這段內容未載於太魯閣戰爭史料，筆者認為此段落加強原住民文化色彩的目的非常明顯，是朱和之以文學筆法填補史料的典型。

除了從人物情緒與行為的角度切入，朱和之渲染氛圍的技巧也十分高超，透過場景、時空以及人物情緒的交融，使讀者能夠發散想像當下所有人的情緒應是如何。舉戰爭過後森丑之助與吉揚·雅布的相處場景為例：

吉揚·雅布取來縱笛，蹲在頭骨架前吹奏起來。空靈而略帶嘶啞的簫管聲幽幽迴盪著，曲調古樸而緩慢，彷彿漫長的時間歲月停止流動，以永恆的寧靜撫慰著這一顆顆曾經剝悍無匹的山野生命。頭顱們默然無語，吉揚·雅布的表情也變得和緩，在這笛聲中，任何纖毫的浮躁心緒都被細細撫平。

森丑之助聽得出神，良久後才以日語喃喃地道：「本來以為獵首民族的音樂應該十分慷慨激昂，沒想到如此沉靜優雅。」³⁰

沉浸在這段凄美情景中的讀者，能夠看見戰爭之外人物的成長，看見日原雙方逃離族群的仇恨，在另一個世界的試探與關心。兩顆留著不同血液的心慢慢地靠近著。讀者與人物的親密感，致使朱和之的填補與修正效果更為顯著，更直擊心靈並引起反思。

（二） 反思的起點——朱和之帶給讀者的一堂課

接續討論朱和之如何引導讀者更好地進入朱和之透過「修正」與「填補」文學筆法所建立的哲思空間，並看見戰爭的價值。如同前一小段所提及，建立讀者與人物之間的親密性是其中一種。除此之外，讀者在閱讀時常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認定該人物的立場及態度，故本段落會更聚焦於朱和之如何處理這種讀者的既定思維，進而更好地理解戰爭附加的正面價值，跳脫「戰爭是絕對負面」的另一種既定思維。

朱和之善用對話，更直接的刺激讀者感知語句背後的立場以及情緒，看見同族群下人物的差異。舉文中不同原住民部落交流的場景為例：

「那是我們的獵物！」諾明·巴可爾高聲喝止。

那人道：「你們明明就被山豬撞倒，這頭山豬是我開槍打死的。」

諾明·巴可爾：「說謊，那隻山豬是被我們刺殺流血，自己倒下的，你們是等牠死了才開槍。」

³⁰ 朱和之，《樂土》，頁 310、311。

……

「你是……哈隆·魯欣！」諾明·巴可爾認出對方。

「諾明巴其（伯父），你好。」³¹

原住民之間的衝突與主線的太魯閣戰爭看似關聯性不大；然而，在大多數讀者的既定思維中會認為原住民是具有集體共同意識的群體，不會預料到原住民之間會有衝突，而衝突之後互相認出對方的情節，展現了原住民族群的龐大以及複雜的歷史關係。筆者認為這段衝突的安排，很好地引發讀者對於對話劇情發展的好奇心，拓展對於人物立場多元性的認知，了解在本書中，沒有人的立場是可以被預設的，並且思維以及立場是會隨時流動的。

再舉日本人之間的對話情節為例：

大津麟平慨然道，「一味採取威壓策是錯誤的，我一定要說服總督，重啟懷柔蕃人之道。」

永田鋼明卻擔憂道：「只怕『那個男人』會在一旁暗中作梗。」

竹內猛不解：「你說的是？」

「佞漢龜山！」永田鋼明不屑地道：「龜山理平太最擅長的就是官海游泳術，到處巴結長官，結交派系、籠絡下屬。他一直虎視眈眈，想要成為臺灣警界第一人，倘若大津總長失去總督閣下信任，可能就會被龜山取而代之。」³²

由此段對話可見，會影響個人行動立場的因素有許多，例如為了自身官場利益即是其中一種。

朱和之這種對於立場情境多元化的描寫，刺激讀者發現哲思空間之巨大，人物思維的轉變有無限可能。而正是因為這種可能性，朱和之修正與填補的重塑效果更加顯著。讀者得以深入洞見書中人物對人性及文化的叩問，以及其帶來的心靈成長。

五、結論

由於史料的紀錄存在縫隙以及扭曲，給予朱和之在書寫歷史小說時更開闊的揮灑空間。朱和之善用語感設定、雙主線書寫以及情境渲染等方式，建立讀者與人物的親密性，也善用小說常用的對話筆法，讓讀者看見日原兩個族群之中的人物思維多樣性。

讀者跳脫既定思維後，能看見史料之外的哲思空間以及正面價值。日本以及原住民雙方雖然對於衝突的理解有「歸順」以及「和解」的分歧，造成傷痛及無法挽回的後果；但朱和之透過「填補」以及「修正」的文學筆法，

³¹ 朱和之，《樂土》，頁 57、58。

³² 朱和之，《樂土》，頁 77、78。

賦予太魯閣戰爭無形的價值，即其所致的少數日本人之自我成長、對於敵方文化的尊重、理解乃至於喜愛，以及原住民對於祖靈力量的叩問、族群之凝聚。這些都是朱和之重塑太魯閣戰爭的產物，讓我們在捧起歷史灰燼的同時，看見其中夾雜的微光。

六、參考資料

書籍：

1. 朱和之，《樂土》（臺北市：聯經出版，2016年）。
2. 陳慧先，《「割讓即是土地主權轉移」下的人群隔離與跨界》（臺北市：南天出版，2020年）。
3. 鴻義章，《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太魯閣事件》（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2022年）。
4. 森丑之助，楊南郡譯註，《生番行腳》（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
5. 林恩顯，《太魯閣國家公園人口變遷與經濟活動研究報告》（臺北，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出版）。
6. 伊能嘉矩溫吉編譯，《台灣蕃政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網路資料：

1. 蔡孟融撰，〈專題演講：朱和之__歷史人物書寫的在地性／世界性與你我想像的「樂土」〉，出自：台灣文學研究所。檢索日期：2023年4月12日。
https://gitl.ntu.edu.tw/%E3%80%90%E5%B0%88%E9%A1%8C%E6%BC%94%E8%AC%9B%EF%BC%9A%E6%9C%B1%E5%92%8C%E4%B9%8B_%E6%AD%B7%E5%8F%B2%E4%BA%BA%E7%89%A9%E6%9B%B8%E5%AF%AB%E7%9A%84%E5%9C%A8%E5%9C%B0%E6%80%A7%EF%BC%8F%E4%B8%96%E7%95%8C/
2. 光唐，〈台灣原住民族系列報告__太魯閣族〉。檢索日期：2023年5月13日。
<https://tda.228.net.tw/nathan/Truku.pdf>